

# 小说

## 双年选

《红豆》杂志社 / 选编  
丘晓兰 / 主编

# 2016—2017

# 红豆



中国  
教育  
出版

# 红豆 小说双年选

2016—2017

---

《红豆》杂志社 / 选编

丘晓兰 / 主编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红豆》小说双年选:2016—2017/《红豆》杂志社选编;丘晓兰主编.-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17.12

ISBN 978-7-5171-2643-0

I . ①红… II . ①红… ②丘… III 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0091 号

出版人:王昕朋

总 监 制:朱艳华

责任编辑:张 强

文字编辑:孙 建

出版统筹:冯素丽

责任印制:佟贵兆

封面设计:杰瑞设计

**出版发行**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100101

编辑部: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100088

电 话: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www.zgyscbs.cn

E-mail:zgyscbs@263.net
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

**版 次**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*规 格**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0.5 印张

**字 数** 172 千字

**定 价**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643-0

# 目 录

## 短篇小说

- 月城春 / 刘鹏艳 · 1  
指南 / 房伟 · 11  
转湖 / 龙仁青 · 23  
告密者 / 陈鹏 · 34  
草木爱情 / 寒郁 · 45  
帮帮老马 / 俞胜 · 56  
回声 / 许冬林 · 65  
翅膀 / 琬琦 · 74  
夏至 / 漆月 · 90  
玛利亚的祝福 / 周末 · 104  
让钱飞一会儿 / 王彤羽 · 114

## 微篇小说

- 今年冬天不寒冷 / 蒋育亮 · 124  
刘泷微篇小说二题 / 刘泷 · 126  
陈永林微篇小说三题 / 陈永林 · 131  
归去来 / 苏发灯 · 139  
夏阳微篇小说二题 / 夏阳 · 142  
张弘微篇小说二题 / 张弘 · 146  
大青衣 / 胡玲 · 151  
太阳坡 / 陈毓 · 154  
九叔 / 蔡呈书 · 157  
蜘蛛侠来了 / 王溱 · 159

# 月城春

■ 刘鹏艳

【选自2016年第9期】

老盲说，你带我出去看看。

老跛就放下碗，一拐一拐地牵了老盲，窸窸窣窣地出去。

老盲其实看不见，三岁时就伤了眼睛，断断续续治了有两年，掏空了家里，到五岁上头，彻底瞎了。他说出去看看，其实是嗅嗅、摸摸、尝尝、听听，总之是一切不以“看”为手段的体察。

老跛说，你都看到啥？

老盲吸口气，说东边老李家晚饭吃韭菜馅儿饺子，西边老赵家是香椿头炒鸡蛋和榨菜肉丝汤，外加老赵媳妇自己腌的酱瓜。

恁好的菜，没喝两口？老跛戏谑。

一茶缸子地瓜烧。老盲答。

西边的火烧云烧到墙根后头了，老赵家的房顶像着了火。稀奇，夏天远还未到呢。老跛喃喃地祷告，向着寥廓的西天，听不清楚音节的意义。有雀子压着房檐飞过去，归巢的姿势嵌在天幕上，宛如活动的剪影。老盲侧了侧脑袋，脸上被云灼到了似的，红了一片。没多大会儿，老跛看到小妹走过来，斜挎着书包，手上还抱着几本习题集。

小妹回来了。老跛觑着脸笑。小妹点点头，三两步跨过去。老盲没吱声，脸更红了。他看不见小妹的书包上挂着一串儿花花绿绿的硬塑料牌子，提溜耷挂的，尽是韩国明星的大头照。老跛看得见，他知道十七岁的高二学生小妹最近在追李敏镐。

你歇了吧？老跛劝老盲，她妈知道了还不扒你的皮？小妹她妈，他们甜嘴蜜舌地管着叫李婶的那个女人，奶子和屁股都大，脾气也不是一般的大，惹毛了恨不得从人身上碾过去。小妹是他们家独生女，虽说蓬门荜户的，照样金贵。

老跛和老盲来银屏街的时日不长，事实上他们来这座城市也很偶然，在他们的地图上，从来没有目的地，只是一路向南，走哪儿算哪儿。据说南方

人都有钱，他们是讨钱的，就往南边走。

说起来老跛比老盲还小一岁，今年春上才满十五，可也算是老江湖了，他俩搭伴儿，可说是天造地设。要是有人问起，他们就说没爹没妈，打小就靠东家讨三两饭、西家讨半个馍馍，天可怜见地长这么大。现在城市里没有施舍残羹剩饭的善人了，大多是撂钢镚儿的慈善家，他们就拿个掉漆剥蚀的旧搪瓷缸子接着，不至于挨饿。多时还有富余，就在银屏街上租了个披厦，有风有雨的时候，好歹有个地方去。待收了工，搪瓷缸子里数下几十个钢镚儿，也高兴地喊一声，咱回家去。

搭在老赵家半面墙上的这个破披厦，一个月租金一百块钱，老跛和老盲都觉得可以接受，就成了遮风避雨的那个家。他们早出晚归，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老跛在前面引路，牵着后面的老盲。觉得地点不错，就歇下来，老盲掏出琴，咿咿呀呀地拉起来，老跛自去逛。不多时老盲面前的搪瓷缸子就会有钢镚儿堆起来，老跛逛回来，再牵着他往别处去。

老盲拉琴，说不上好赖，但那忧郁和沧桑，总有点瞎子阿炳的味道，讨钱也就不那么难。在讨钱这件事上，老跛的技术含量低一些，按理不该拿走一半的善款，不过两人的合作一直很愉快。没有老跛，老盲觉得自己就是一条孤独的狗。

老盲和老跛合作有年头了，不知是哪年哪月撞上的，撞上了，觉得合拍，就做了兄弟。难得两人有一致的理想，就是靠讨钱无碍地活下去。没人在乎他们，他们也不在乎谁，就这样一路向南，走到了这座城市，走到了望月桥上。

说是望月桥，实则就是一条发臭的河沟上搭了座青石拱，半壁紫藤，半面苍苔，因为有些年头，所以也算是文保对象。在这里望月是煞风景的，迎风的时候，熏得人阵阵作呕。老盲的鼻子比狗灵，他一下子就闻到了这里廉价的气息。果然，这是老城区里唯一没有拆迁的棚户点，一个适于藏污纳垢的地方。他们在这里，自在得就像一棵草籽随风撒在一片葳蕤的草场。

从望月桥下去，就是银屏街，和对岸不远处的水墨兰庭小区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这里的人大概一直在等待机会，有朝一日银屏街拆迁了，他们也能住进高尚住宅区。可这个机会总也没来。这就给老跛和老盲提供了机会，他们决定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。

和老赵谈妥了价钱，老跛和老盲就搬进来了。其实也没什么要搬的，值钱的家伙都裹在身上，一把胡琴，两卷铺盖。即便如此，老盲和老跛还是给

自己定下一条规矩，那就是绝不在银屏街上讨钱。

不久，左右隔壁都熟了。那酒糟鼻子的老赵，在街口摆着个修鞋摊，摊子旁还立了把气筒，外加一个铝皮饭盒。往来骑车的人，要是正巧没了气，就操起气筒自己打气，再往盒里扔些零钱。不管修鞋还是打气，给钱还是找钱，老赵都让人在他的铝皮饭盒里扒拉，纯自助。东头老李家，双双下了岗，夫妻两个就天天蹬辆破三轮儿，到十几里外的农贸大市场，贩果蔬来街上菜市场卖，起早贪黑的，供一个宝贝闺女，也就是老盲心仪的小妹。

老盲没见过小妹，却在心里给小妹画过无数的小像。无数的画儿只叠成一幅，背景是繁花满头的玉兰树，有瓣儿落下来，飘得满地都是，还不止，飘出了画框去。小妹在树下的石条凳上背英语单词，咿咿呀呀的，像他拉的胡琴，又不像，总之是听了着迷，偏还听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来。小妹的脸庞模糊，或有几粒青春痘，要么是雀斑也说不定，但那些都不碍着小妹的美好。她翻书的手指纤纤细细的，翻书的样子像风吹开一树玉兰花。她没有她妈那张大嗓门，她妈嚷嚷起来惊天地泣鬼神，好像全天下都欠着他们家一礼拜菜钱似的。她却低吟浅唱，声音有点压着的沙哑，摩在心上痒酥酥的。他想她唱歌大概不太好听，但也说不定，电视里就有故意沙着嗓子唱歌的歌星。她身条儿不矮，平时老盲偶尔路过她身边，恰巧听见她说话，能从声音的源头测出她的个头。她像只雨后沙沙地抽头的细笋，他想，那么细溜溜的一条儿，瘦得让人心疼，却有着蓬勃的生命力。他听她的脚步声儿就能琢磨出那么一幅呼之欲出的画面。

小妹却从来对他视而不见。他也能够理解，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学生，哪会多看他这个邋遢的瞎子一眼？

其实老盲并不邋遢，他甚至比一般的少年更整洁，但也许是因为看不见的缘故，他总担心自己脸洗得不干净，或者捋不平裤子上的褶皱。要是在银屏街以外的地方见到他，你一定会讶异于这个以乞讨为生的少年竟然如此洁净。坐在街头拉琴的老盲，并不像个乞者，如果忽略他面前那个豁口掉漆的旧搪瓷缸子的话，你也许可以把他当作一个诉说命运的少年。他的琴声如泣如诉，在喧嚣的大街上穿透繁华和浮躁，让鸟儿失去了飞翔的欲望，停在树梢抚触羽翼下被风割过的细碎伤痕。他专注地拉着琴，似乎一点儿也不让人同情自己。

老盲和老跛是春上来银屏街的，来的时候，老盲闻到了玉兰怒放的气息。老跛说街上有好多棵玉兰树，都有两三层楼那么高，隔段路，还有石条凳，

往来的人都爱在树下坐会儿，歇脚，或者闲待着，也有占着半下午不动窝的一对对老头儿，那是下棋的。不久他就开始在心里给小妹画像。

老跛警告老盲，李婶最烦那些惦记她女儿的小流氓。老盲笑着不言语。老跛就吹个口哨，一拐一拐地沿街往前溜达。老盲一手执杖，一手牵了他的衣角，跟着往前走。一边走，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，天都黑了昵。

黑不黑的，你也看不见。老跛以为老盲跟他说话，回头嘀咕一句。

老盲仍旧笑眯眯的，他又听见小妹背英文单词了，溶溶月色里，沙得像咸蛋黄，妙不可言的滋味儿。

咦嘻，新装潢哩。老跛走到前街老魏理发店门口，看见那间原先单装着一个滚筒灯的剃头匠的门面房，换了整幅霓虹闪烁的“美容美发”字样的门头，不禁脱口赞道。

剃个头还五块不？老跛探头问。

老魏不在，斜靠在紫绒布沙发上的一个猩红嘴唇的女孩抬头看他一眼，笑笑，十五。

这就涨价了？老跛摇摇头。

现如今哪有不涨价的！老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找补什么似的，又加一句，倘是老街坊，给十块也就罢了。

老跛摸摸脑门，觑着脸道，我这人瘦毛稀的，仍旧作五块吧？

料倒是不少，工序一样不少。老魏揶揄，一面说，一面伸手拉他，来来来，坐，另算你八折。老魏晓得这两颗脑袋砣不离秤、秤不离砣，一下子收十六块也是好的。

那嘴唇猩红的女孩就挽了袖子上来，要替老跛洗头。老跛刚刚仰躺到椅子上，她薄薄的衫子里鼓鼓的两坨就恰恰堵在他眼上了。老跛心下不免突突跳起来，怪不得涨价，这老小子也养起洗头妹来了。

说起老魏的手艺，原是不错的，青年理发厅还没解散时，他在里面坐到第二把交椅，人尊称一声魏师傅。后来没有公家理发店了，魏师傅也就下了野，渐渐地成了老魏。老魏开店，用的是自家门户，沿街的这面墙打掉，涂抹一番，胡乱装些镜子、椅柜，就成了一间店面。房里另有门，打扇帘子，进去是住家的地方，出来就可做生意，也不用交租子，自是两便。这两年恐是赚了些钱，又兼要与时俱进，于是从乡下找了个远房亲戚的闺女来，说是他二婶子的表弟的外孙女，帮着打下手。

老跛心里明镜似的，两坨肉在眼前扑棱扑棱乱蹦，这洗头推拿的手段和

饱满热情的身段都不像怯拙的村姑，女孩一定是干熟了洗头陪客这一行，一抓一挠，一颦一笑，皆章法娴熟。老跛想他这八块钱倒值，可惜老盲看不见，亏了一半。

洗完头，老跛自去镜前的椅子上坐下，老魏操着刀剪上来，轮了老盲去洗头。女孩卖力地干着活儿，玲珑的曲线都一览无遗地印在镜子里了，老跛很满意这个角度。从镜子里他还觑见老盲略皱着眉头，一副不尴不尬的样子。老跛暗笑，这小子虽说看不见，可全身都是眼睛。

从老魏店里出来，老跛就迫不及待地 and 老盲交流起春泉一样直往外冒的感想。

好。老跛说。

好什么？老盲不以为然。

老跛回想着方才头皮上酥麻的滋味，体验到异性按摩的乐趣，那么一小块区域的销魂，让他整个皮肤都蠢蠢欲动，密匝匝地喷薄、汹涌，在秘密的轨道上来回鼓荡，竟摩擦出了少年跃跃欲试的快感。

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小影还送到了门外。老跛不免有些甜蜜地想，那个嘴唇猩红的女孩对他这个客户是用心的。小影，他娴熟而亲热地叫她的名字，好像这名字一直就在嘴边似的，他一卷舌头就把这甜蜜的名字勾出来了。

她有狐臭。老盲抽动着鼻翼，浇他一盆冷水。

偏你鼻子比狗还精味。老跛替他一见钟情的“心上人”辩解，我闻她身上香喷喷的。

不信拉倒，下次你让她不搽香水试试。

神经病。老跛丢下一句，把老盲的手撒了，独自去溜达。

老盲慌在后头喊，你去哪儿？

买香水给她搽去！

老盲只好竖起手里的杖子，摸摸索索往回走。其实也难不住他，天早黑下来了，偏他全身都是眼睛。走到望月桥边，老盲突发奇想，摸着栏杆，一步一步往上挨。望月么，要上桥的。

这晚上果然有一轮大月亮，几朵薄薄的云温柔地抱着它，显出娇羞的晕。若老跛抬头，他定能联想到这可能是小影的大乳房，活泼泼地要迸裂出菲薄的春衫来。但老盲心里的月亮，是小妹蒙在一层纱后面，隐隐绰绰的姣好的脸。他从未看清过这个姑娘，其实也不必看清，他知道她总归是美得令他窒息，光是她轻轻的沙甜的嗓音，就让他醉到春天的深处去。

老盲爬上望月桥，站在高高的桥拱上，先是仰头看月亮，接着俯望小妹家的方向。月亮底下，小妹读书的身影像一朵玉兰的影，那轻轻的沙甜的声音漫过来，漫过来，漫过来……他听她日读夜读的，又心疼，又骄傲，他不太能明白自己的心情，喜欢，或是较喜欢更为清淡轻盈，却又随时能够满溢出来。如果情感是有影像的，这份情感一定比婆娑的月影还会摇曳，那隐秘之处疏影横斜的，经不得大太阳晒，所以完全不能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咦，这瞎子爬许高的做什么事哎？莫不是要投河吧！几个邻人闲扯，看老盲独自一人站在望月桥上，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孤高，不禁高声叫起来，倒吓了老盲一跳。这月便望不下去了，老盲只好摸摸索索下来，走到银屏街上人家的灯光里。

老跛不知在哪里逛够了，笑嘻嘻地过来挽上他，说，回家。

再往后，樱花开了，谢了，槐花开了，谢了，轮到石榴花的苞子也耐不住要绽开时，老跛已与老魏店里的小影混得烂熟。每日晚饭后，老跛照例都要到老魏店里调笑一阵，老魏也不撵他。小影与他熟稔了，笑起来使粉拳捶他，打趣那双因小儿麻痹落下的残腿，他也不着恼。逢这时，老盲就识趣地带了琴出来，自去望月。也不一定要上桥，反正他的月亮安安稳稳地挂在心里。望着，念着，月影浮沉，情波如流，琴声就随波流淌，若明若暗的光影里，弦乐清明流利，风情飞渡，倒引得街坊一片惊赞。老跛和老盲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月亮，讨钱时也觉得顺心得力，不意竟在这城里待了下来，一时倒不曾再往南方去。

这本是岁月里都有的少年的心事，若不是后街的老嫖夫胡乱嚼舌头，老跛断不会生气地跳起来，吵着让老盲拿一百块钱给他去消遣。

全套，只要一百块。老跛从鼻子里喷出一个冷笑。

你信他？老盲劝，一百块，抵得上他们一个月的租子，他不能让老跛拿去胡来。

且不管他是真是假，我拿一百块试试小影去。老跛气呼呼地，脑子里尽是老嫖夫色眯眯的下流样子，一百块把小影压在身下，他不能容忍这样的想象。

老盲把盛了凉白开的茶缸子向他面前推推，说你喝口水。老跛接了，咕嘟咕嘟一气喝光，抹抹嘴，说，算我跟你借。

老盲说我也没那么多现钱，你晓得的，这段日子老下雨，误了工。

那就出工去！老跛一拍大腿，拉了老盲就去街上。

老盲嘀咕，你鬼上身，我吃不消这个。老跛也不理他，说你只管拉琴，我哪里就闲着？满大街讨呢。说起来我比你更不容易。

不容易争这个闲气？老盲冷笑。

也不是争闲气，我就想喜欢一个女人。老跛嘴里的“喜欢”比老盲更不明晰，浩大到没有边界，一时受了老跛夫的刺激，只能硬生生地切割成一个形状。干了她就知道了。他说。

老盲为老跛难过，不是一百块钱的事儿。老跛要拿他乞讨的钱去嫖，毁了的不只是他的尊严。尽管过路的慈善家们可能认为他们是没有尊严的，但他知道自尊，不然为什么每次出门乞讨都要洗净手脸、捋平裤脚？他不晓得污脏一些、破落一些更能挤榨那些冷漠路人的怜悯之心？

但老跛显然急红了眼，简直像只拦不住的跳墙的狗。他把老盲牵到路口，就迫不及待地分了手，老盲赶在后面喊，这才到哪儿？多走几条街你会死不会？老跛拐着一双参差得厉害的残腿，一面决意冲撞着什么似的直往前扑，一面扭头喝他，呸，你当丢了我！说着去远了，也不管老盲死活。

老盲无法，只得杖头点地，摸索着再向前走些。约莫离银屏街有段距离了，方找块阴凉地坐下，不紧不慢地摸出琴来。晌午雨水才收，当下日头就泼辣起来。春深到这个地步，要躲着阳光才行。老盲摇头轻笑，嘿，当我丢了他，什么话！

这半下午的光景过得极快，老盲在檐下拉着琴，就觉那阳光投下的暗影从身前一寸寸地长了去，再也拉不回来。丢了老跛的老盲，索性安下心来织他的孤单，琴声纵高伏低，一时如眼前泉水幽咽，一时又婉转到天际，偏还留着细细的一线扯在地上，抽丝样绞索着人心。路人每每侧目，料这瞎子自小是有幼功的，可惜了一表人才。见他侧着耳，必是听到面前的破搪瓷缸子里叮叮咚咚，面上却浮出似笑非笑的神情，更叫人捉摸不得。哪知这少年兀自想着心事，看不见物事的瞳仁里风波流转。

不觉日头偏西，老跛还没来寻他。料这半日也够了，老盲暗道，拉完这支曲子，便收工回家。哪知只拉到一半，觉得冷香扑面，他初时还不以为意，以为哪个年轻女子从身前路过，待小半支曲子又拉完，那女子似还站在眼前。他凛然一惊，收尾便颤了，一只小曲儿在末梢处露了怯，惊乍乍地顿住。

你？老盲捏紧了胡琴，只觉手心里都是汗，再拉不出一个调调。那莫名的女子也不说话，轻轻叹了一声，若有若无的，弯腰丢下一张五元的半新纸币，飘飘然走远了。一时老盲颓唐起来，心里被挖空一般。

磕磕绊绊回到银屏街上的破披厦，老盲又枯坐半日，虽已近夏，瘦小的身子却不觉发冷。往常这时候，小妹沙甜的嗓音总要拣些琐碎的词条来念，和着她母亲在院里淘米洗菜的声音，寻常人家的那点烟火都映在蟾宫桂影里。她家吃饭总要晚些，她等着吃饭，念整段的书又不合恰，就拣要紧的玩意儿抄在纸条上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背诵。然这晚他侧耳去听，竟无天籁，黑暗里失了音色，无疑又是一重打击。老盲暗暗掐了自己一把，瘦小冰凉的躯壳里翻江倒海地只是意难平。

多时老跛才唉声叹气地回来，仰身往铺子上一摊，道，累死老子啦。

老盲问，可吃过了？

还没。

老盲就建议去后街买两块豆腐饼充饥，老跛只是不依。

不去，若撞见那老嫫夫，少不得送他两耳刮子。言语神情里皆是气咻咻的。

老盲嗤笑他，你凭什么送人家两耳刮子？

老子瞧他不顺眼呗。

老盲摇头笑道，你是爷，我摸过去买吧。

你先不忙走。老跛坐起身，拦住老盲，叫他把这日的进账掏出来算算。

左右不过二三十。老盲嘀咕，料你不会比我得的多。

是还差些。老跛大略数了数，发颓地又躺回铺子上，挥手叫老盲去买饼。

后街上卖小吃的已经撑起灯火篷子，包子、蒸饺、馒头、炒面、臭豆腐、炸鱿鱼……应有尽有，都是惠而不费的东西。这街上贵重玩意儿也卖不出。

老盲摸到炕饼的摊子前，要了两张豆腐的，两张韭菜粉丝的。正等着油锅里滋啦啦地翻炕，猛听不远处有个熟悉的沙甜嗓音，一份臭豆腐，少辣，葱花香菜都要。

那卖臭豆腐的堆笑招呼她，你妈不给你做饭？

小妹嘻嘻笑道，看我姥姥去啦。这两天便宜了你的摊子，谁让我爱吃你家的臭豆腐哩！

这也不抵饿呀。卖臭豆腐的倒老实。

正好减肥。小妹仍是笑。

你这身子骨，风一吹就飘上天了，还减？

哪有嫌自己瘦的？

说话间，饼子炕得了，臭豆腐也炸透了，两人各拿了自己的吃食往家走。

小妹一边走，一边吸溜着嘴捞臭豆腐。有意无意地，和点着杖子一步步往前摸的老盲并了肩。

你琴拉得倒好，谁教的？

老盲一阵激动，他拉琴，小妹平素也知道，但小妹从没主动和他搭过话，这就显出意义非凡来。

没，没人教，自己拉着玩儿。

嗯……

再没下文了。

老盲听得小妹一步步先行远了，愣怔半天，也没咂摸出味道，遂长出一口气，低了头，慢慢摸回来。

老跛吃了两张饼，又胡乱灌了一气凉白开，瞥眼见老盲呆呆地坐在凳上，一张饼子只吃了小半边，便大声武气地问他怎么吃得这样少。老盲推说天气一天比一天热，胃口差些。老跛漏气似的嗤笑起来，拍着铺沿说老盲倒娇贵，待入了伏后怕是要羽化成仙了。老盲也不与他计较。

这一晚老盲便没有去望月桥。小妹主动和他说了话，他却再打不起精神，似乎心里有个模糊的感觉越发得到了印证。他方才和小妹挨得很近，远远比那个驻足听完他半支曲子的女子更为接近。那莫名的女子临走时一声低低的叹息，若有若无，他却听得分明，他为这叹息感到羞耻，从未有过的羞惭和耻辱。

无人望月，月还在那里，先是悄悄地爬上来，又悄没声息地隐了去，躲在云后，欲语还休的，难以启齿。那云也蹊跷，浓浓淡淡的一簇，别处都没有，单把一弯残月盖了。盖也盖得不踏实，还留半边晕儿在中天，好像月亮随时可别过脸来偷看，却又无论如何别不过这道弯。许就那么一寸。仅那么一寸。

小妹这晚没读书。老盲想。

瞎子不用点灯，披厦里黑漆麻乌的，旁人只道瞎子和瘸子一道出门溜达去了。其实出门时候，那一摔门的动静，都是老跛弄出的声响。老盲还在屋里坐着。坐着想心事，与小妹有关。或者并无太大关系，只是凭空的猜测。所有的情绪都调动出来了，忿，躁，愁，伤，恨，卑，怖，痴，一时心里烧得难受，坐卧难安。站起来想走几步，哪里踱得开？不是磕了床腿，就是鼻尖碰了壁，任凭怎样风云激荡，只得偃旗息鼓。从桌上摸了杯子喝口凉白开，苦苦的，浸得舌头发麻，中毒似的，喉咙深处还回萦着一股子腥臭，倒像是

望月桥下面臭河沟的味道。老盲兀自叹了一口气，瞎子么，可不就瞎想？空落落地又坐下来，心里凉了些，不再灼得七荤八素。

挨到约莫十点钟，老盲被前街乍响起来的警笛声惊着了。竖耳朵听，外头哄乱得很，脚步和人声都往前街赶。出了什么事？老盲走到院子里，迎头撞上老赵媳妇。那女人冲着他惊惊乍乍地直拍大腿，原来你在这里，你兄弟捅了人啦。

老魏家的店早叫看热闹的人包围了，警察把老跛提溜出来的时候，老盲刚跌跌撞撞地摸到望月桥附近，还差几步没见到人。被捅的老嫫夫也叫120拉走了，多半不得活，因血是从脖子上蹿出来的，喷得墙上地下都是，真正的血如泉涌。老盲倒是听到了那个叫小影的女孩的哭声，整条街都淹在惊天动地的哭声里。

老盲怔在当地，傻傻地不知向前还是向后，往左还是往右。前后左右都是人，也没谁扶他一把，让他一让，有人踩了他的脚，有人撞了他的肩，他七歪八扭的，像是被漩涡吞没的小舟，就只剩下七零八落的份儿了。他心里惶恐起来，不住哆嗦着，点地的杖子也失了方向。

那哄乱的人声渐渐地像是踩着他的头顶过去，四面八方都是看不见的暗涌，以及暗涌带来的恐慌。他如何也料想不到，很久之前已经习惯的黑暗，这会儿竟然突兀地袭击了他。不怕的，不怕的。他惊惧地安慰自己，像没有遇到老跛之前，独自经历的每一个暗涌的时刻。但一颗心却不能自己地怦怦乱跳起来，他想起来了，惊醒似的明白过来，老跛被警察抓走意味着什么。可这时即便是挣扎着想要回返，却也不能了，他只得张大嘴巴，像鱼儿脱了水，暴露在干燥的气涡里……汗密密地沁了一头，背心处也湿透了，他抽搐着的耳朵竟还敏感地捉到了小妹的声音。小妹从他身前挤过去，好奇地张望打听，他想拉住她，让她别过去。但她哪里又会听他的？他只得眼睁睁地瞪着她汇入周遭的暗涌噗噜噜地远去了，失明的瞳仁里掠过一丝尖锐的疼痛。

# 指南

■ 房 伟

【选自2017年第7期】

我想起马波，起因是那次冬天返乡。父亲告诉我，马波的父母，晓得我回来了。我和马波从小要好。他们让我有空去劝劝马波。

父亲的掌心缓缓地转动着两颗青绿色健身球。我和马波是同学。马波高中时成绩很不错，和我差不多，都是工厂学校的尖子生。后来，我考上扬州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大学当专职辅导员。马波考上省城师范大学，毕业后回到聊城，成了中学历史教师。马波每天除了备课、上课，就是打网络游戏，钻进民国史的故纸堆。他吵着考研究生，被父母阻止了。马波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双双下岗。老爸开出租车，老妈在饭店帮佣。后来，老妈还得了哮喘病。家里依赖马波那份稳定薪水。

父亲说，马波和父母大吵一顿，越发孤僻。他上课也敷衍了事。学生们不满，多次反映。马波家里没背景，又不会巴结，自然被劝退了。可怕的是，马波从光荣教师变成无业游民，精神垮掉了。他彻夜上网，钻研稀奇古怪的东西。

两天后，我到了马波家。大白天，屋子也拉着窗帘，只点着台灯。一台破旧电脑亮着，一个长发如草、浑身恶臭如野鬼的男人，趴在电脑桌上，旁边堆满方便面袋和吃剩的零食。他长长尖尖的指甲，类似甲虫节肢，敲打着键盘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。指甲塞满污垢。荧光屏闪烁，男人青白的脸不停地发着异光，好似海底被潜水灯照亮的沉尸。

马波！我喊了他一声。他抬起头，龇龇牙，露出笑容。我有些心酸，眼睛也湿润了。上中学时，我们常相约到录像厅看录像。每次都是他偷父母的钱请我。他那时的笑容，就是这样，清纯，羞涩，还有几分迷茫。

人家宏伟都是大学教授了，看你……马波妈妈嘟哝着。

马波脖子青筋暴起，脸涨得紫红，笑容消失，鼻子发出急促粗重的呼

吸声。

我赶紧解释，辅导员，不是教授，就是一般教辅人员。

马波妈妈抹着泪，退了出去。她带马波看过医生，想尽办法，都不管用。马波学习好，被父母宠坏了。这种自命不凡的古怪家伙，我当辅导员见多了。有的学生每天在QQ空间发动态，称“朕的起居注”；有的和寝室同学闹矛盾，嚷嚷着学马加爵，天天在宿舍磨斧子。我要是把这些事写出来，准保比瞎编乱造的作家强。但对马波的事，我心里真没底。

好一会儿，马波缓过劲，慢慢地和我聊天。我没想到，他和我谈穿越历史的事儿。我基本没插嘴，都是他在说。我佩服他丰富的文史知识。他对抗日战场大大小小数十次战役如数家珍。但是，有什么用呢？马波神秘地对我说，他要穿越回抗战时期。

他的眼炯炯有神，散发着庄严的光芒。我赶紧拿出辅导员循循善诱的劲头儿说，波子，你是成年人，不要老看穿越小说。没有穿越。你信得过我，我给兄弟介绍个工作。你看如何？马波从兴奋变为失望，最终成为冰冷的模样。他缓缓地说，地球存在很多时空奇点，喜马拉雅山、渤海湾湿地就有。很多科学家都在实验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找到那些地方。

根据虫洞理论，穿越历史是可行的。马波盯着我，露出固执的神色。

你是不是先走出这个小屋？我接着劝。他终于翻起了白眼，不再理我。

## 二

半年后，我再听到马波的消息，是在遥远的扬州。父亲在电话里讲了马波的死讯。他消失在这个世界，无声无息，像臭水沟冒出的水泡。没人关心这消息，连父亲也只是略带惋惜。他告诫说，可惜了，都是网络小说闹的。你没事别老泡在网上。我连忙说，整天忙学生工作，没闲工夫鼓捣这个。

父亲又说，马波走前，嘱咐说写了东西，一定要送你。他没什么朋友，打小你俩就好。我的思绪似乎又回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那个肮脏热闹的录像厅。我们挤在一起，吃着手抓饼，看港台的武侠电影。这样的日子，再也不会有了……那天，扬州没下雨。我很奇怪，扬州是湿润多雨的南方小城，当我需要点气氛时，它竟如此不给力。我打开窗，空气干燥得几乎要把人烤干，太阳仿佛熔化的粪团，臭烘烘，软塌塌，憋得人喘不过气。不就是穿越吗？谁都有幻想。马波的灵魂，是不是已活在金戈铁马的抗战岁月了？

我甩着脑袋，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惭愧。我是挺正常的“屌丝青椒”，个子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。我在高校拿着刚够养家糊口的工资，学生家长请顿饭，送张购物卡，我高兴得屁颠屁颠的。我就想活着，有空蹭个酒，或者还能旅游，装装“小清新”的资产阶级。

过了几天，我收到包裹。薄薄的一册，打印装订的本子，封面工工整整地用仿宋字写着“穿越指南”，想来是马波写的“书”了。马波的仿宋字漂亮，常被老师抽来写黑板报。

《新手必读》：“我们的一生是单程旅行。在严冬和黑夜之中，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，在全无光亮的天空。”朋友们，让我们开始这段奇幻之旅吧。你想穿越到民国二十六年，参加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战吗？参照指南将提供“基本装备、场景环境、物质属性”分析，提高生存能力，还特别提供多种特殊武器装备与功能，帮助你在抗战年代崛起！我们还有魔法奖励，如果你打通关，就能真正实现穿越梦想！

该游戏为战棋回合制，穿越英雄 A：马波；英雄 B：胡宏伟。两位英雄武力值和智力值配比见详图，可配合完成任务。按回车键，度过一个革命日。小地图：显示角色位置、地点名称等信息；任务追踪：显示任务进度；功能栏：GM、竞拍、耐久度等；道具栏：添加药水等消耗品；菜单栏：角色信息、修炼、系统等；经验值到 100% 后，角色自动升级。

马波真有点文史天赋，网络游戏指南写得挺有味道。他还把我也写进了他的指南。他如果活着，可以给出版社写文史类时髦读本，说不定能火。我把小册子装进手包，没事的时候，拿出来看看，毕竟这是马波的“遗作”。

《游行指南》：身为穿越客的马波和胡宏伟，要在这个情境单元中参加游行。潇洒的行头，是游行的重要装备。那是民国二十六年初夏，抗战刚刚打响，马、胡二人，都正是英俊少年。蓝色长衫，自来水笔，都是标准配置（比较而言，马更帅，而胡个子矮）。马是北京某大学国文系三年级学生，校学生会主席，来自山东聊城；胡则是辅仁大学二年级的普通爱国学生，也来自山东聊城。女生人物的设计，要有深蓝色布裙、黑布鞋。兄弟二人组的游戏辅助为传单、横幅与话筒。游行场景为北京铁狮子胡同。那里段祺瑞枪杀过刘和珍等革命学生，绝对有纪念意义。如果你选择马波的角色，就要收集 10 条演讲词，就有 10 分，会有 100 人听演讲。演讲词就藏在街道隐秘处，需要你仔细地找。要善于使用大词和新词，如民族危亡之际；偌大中国，安放不下一张书桌；平津危急，中国危急……如果你选择胡宏伟的角色，就要熟练